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和根本

卢 风

摘 要：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实质上是逐渐引入市场经济的过程。市场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但近 30 多年来的发展是高能耗、重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必须走绿色发展的道路。绿色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真正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是超越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根据物理学规律，物质财富的增长必定是有极限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根本则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关键中的关键是开发足够多的可利用的清洁能源。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既不可否定市场的重要作用，又不可夸大市场的作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思想障碍是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不改变思想观念，有了绿色技术，人们也不会积极使用，有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人们也不会自觉遵守。仅当超越了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时，人们才会真正树立起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理念。仅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时，才会有真正的绿色发展，才会有卓有成效的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科技万能论；物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7)01-0001-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7.93.001

一、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代价

“发展”与“进步”是两个典型的现代性术语。在相当长的时间，人们讲发展主要指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就指还没有充分实现工业化，还非常贫穷，在许多方面还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至今仍然宣称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中国人长期的梦想，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一直在追求这个梦想。因为鸦片战争我们输得太惨，故陈独秀、鲁迅、胡适那一代知识精英的民族自信心完全被摧毁了。自那时起，我们一直在谋求现代化。1958 年我们试图快速实现现代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时，毛泽东主席相信我们 5 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0 年就可以赶上美国。后来事实证明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时期我们选择的现代化路径不是市场经济的路径，而是计划经济的路径。事实证明那个路径行不通。那时候由于采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所以从农村到工厂，几乎所有生产单位都是效率极低的，人们出工不出力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从 1974 年到 1976 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今天寻常人家也可以有汽车，那个时候连买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许多物资都是极为紧缺的。人心思变，1978 年邓小平号召改革开放很快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

改革开放以来，非常深入人心的一个口号就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句话包含着一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伦理问题研究”（14AZX021）

作者简介：卢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

对 1958 年大跃进的反思。在大跃进时期我们曾经鼓吹,粮食亩产可以达到 3 万斤乃至几十万斤,有科学家论证这在科学上是可能的。实际上这是违背常识的。“发展是硬道理”包含着对冒进、浮夸风的反思。第一层意思是发展必须遵循科学规律,不是仅仅靠群众运动说发展就可以发展、说赶超就能够赶超的。另一层意思是,发展是中国人民的刚性需要,如果不发展就真的有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在计划经济时期,挨饿受冻的人口相当多。

从经济制度上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根本奥秘就是亚当·斯密在 18 世纪揭示的那个秘密。我们平时享受的各种物品,例如面包,不是面包师等人出于对他人的关爱或是对公益的关心而提供给我们的,他们只追求私利,只追求利润,或者只为养家糊口,但是,这些自私自利的人们的辛勤劳作和经营,经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会自然而然地导致社会繁荣。这个原理在整个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一直在发挥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初曾经有过“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说法。原因是卖茶叶蛋的人自己为自己劳动,多劳多得,每天多卖一个茶叶蛋就多赚几分钱,于是他们起早贪黑地劳作。而搞原子弹的人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仍然拿着平均的工资。改革开放以后,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就是首先走出体制的人,90 年代他们被叫做“下海”的人。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了不得,具有巨大的释放人的潜能的作用。所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逐渐接受了市场经济。只要你有本事,发财越多越好(当然必须是合法的)。那些小富即安的人,反而会被指责为局限于小农思想,没有出息,干不了大事。如果你永不知足地追求财富且取得了成功,那肯定会被视为当今社会的精英。

就这样,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的快速发展是有代价的,我们付出了两种代价:一种代价是摸不着、看不见的,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社会腐败。另一种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就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

从环境方面来看,目前的发展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中共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中央领导突然脑袋发热而提出一个新口号。他们对中国的环境形势、生态形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国际压力也有真切的感受,因为国际上强烈要求我们减排。

西方人谈论“可持续发展”比较多。1983 年联合国组织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专门组织了一套班子,写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这本书。该书 1987 年出版,且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P52)}。该书虽然对可持续发展论述得比较全面,但是仍然把经济增长看作发展的必要条件。于是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经济增长以什么为主要标志?如果经济高度虚拟化,经济增长不需要物质财富增长,不需要楼房越来越多,不需要汽车越来越多,而只是数字在增长,那么我们就可以不考虑经济增长的生态极限。如果经济增长是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标志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工厂越来越多,楼房越来越多,汽车越来越多,各种其他工业品越来越多,那么,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角度看,发展就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是有极限的。以汽车为例,即使我国的能源完全清洁化了^①,汽车的增长也是有极限的。我国 13 亿人口,只有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必须留下 18 亿亩耕地,汽车还能无止境地增长吗?估计美国人均有一辆汽车,或两人一辆,如果中国人也这样,那么还会有停车的地方吗,还会有耕地吗?可见,即使能源完全清洁化了,物质经济的增长也是有极限的,到了一定水平它就不能继续增长了。

我们讲可持续发展讲了很久,但实际上在较长时间内我们打着可持续发展的旗号干着不可持续

① 我们目前 96% 的能源是煤,离完全清洁化很远。

的事情。2015年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讲中国的发展问题，特别讲中国的排放问题。全球的碳排放容量是有限的，而中国在今后的20年之内不可能大幅度地节能减排，因为我们的排放量还没有达到峰值。据说到2030年才能达到峰值，我们的碳排放量还在继续增长。据这篇文章分析，把全世界所有的碳排放容量都留给中国还不够中国以后30年用^[2]。当然，我们不完全赞同他的推理。我们今天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从西方发达国家那里学来的，你们可以那样生活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那样生活？你们先发展起来，我们国家还充当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为你们提供着中国制造的各种物品，你们反而不断地指责我们，既抢了你们的饭碗，又污染了你们的环境。这不公平。但是，我们确实要对世界、对人类负责，节能减排确实是我们的责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中国30多年快速发展所付出的摸得着、看得见的沉重代价，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二、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和根本

“绿色发展”是联合国计划开发组在2002年发表的一个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个文件首次提出中国应当选择绿色发展之路。我国的“十二五”规划里已经提出了绿色发展，在“十三五”规划里又提到了。长期以来，绿色发展无非指环保、低碳的发展。环保——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绿色。绿色发展就指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维持生态健康的发展。发展通常指经济增长，后来也指人权状况的改善、政治体制的改善等。霍艳丽和刘彤认为，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条件下，将生态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支柱的新型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包含四层意思，即生态健康、环境绿化、社会公平、人民幸福^[3]。这就把发展的含义大大扩展了。在这扩展的意义上发展相当于改善，发展意味着变得更好。

绿色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如果你承认生态学是具有科学性的，生态学所揭示的各种规律是人类在生产消费中必须遵循的，那么我们会意识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尊重生态规律的发展。那就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就是绿色发展。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实现绿色发展那也就建成了生态文明。但迄今为止我们的发展仍然是不可持续的，仍然是非绿色的。我国30多年来的发展是粗放式、高能耗、低效益、重污染的发展，由这样的发展转向真正可持续发展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长期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非常复杂，涉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可以与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联系起来。如果真正实现了绿色发展，即那四个方面都实现了，那就意味着真正建成了生态文明，所以追求绿色发展与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内在一致性。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当然，他对发展强调得更多一点，这与惠民要求、保持稳定有关。因为中国共产党认为，稳定压倒一切，要稳定就要求发展，发展才可以保持稳定。一旦不发展，出现经济危机，社会可能会严重不稳定。所以保稳定就要保发展。以我们今天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发展与环保必然是冲突的。你既然追求GDP增长，就必然使用更多的能源和资源，从而导致更多的排放。一个国家提出一个国家战略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到了省一级、市一级，许多人干脆就不把绿色当一回事了，发展才是第一要务。所以，发展与绿色之间的矛盾，将会是一对长期存在的矛盾。另外，从国际竞争局面看，只要美国这条“大船”没有真正掉头，它仍然以霸权主义方式维持国际秩序，且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劲敌，则中国必然始终追求快速发展，即使它真的重视绿色，也要把绿色放在发展之后，这是必然的。军方有一个人说得非常明确，国防力不仅与GDP有关，还与GDP结构有关，以一亿件衬衫去换一架波音飞机的GDP增长是没用的，你打不过人家。所以中国要想与美国匹敌，就要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实现征服力的扩张。没有征服力的扩张就不足以与美国相匹敌。从这方面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会是非常艰难的。如果美国掉头了，它真正开始注重保护全球环境而不仅保护美国本土环境了，即更多地为国际承担环保责任了，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才会比较顺利。

在思考如何建设生态文明时,我们可把问题区分为关键问题和根本问题。关键问题是亟需解决的具体问题,我们要从解决这类具体问题着手工作,而根本问题是决定着其他问题(包括关键问题)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都好解决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关键问题实际上也难以解决。这有点像中医讲的治标与治本,治标是解决关键问题,治本是解决根本问题。关键问题与根本问题之间有一个循环,我们只好先从解决关键问题做起,逐渐趋于解决根本问题。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关键问题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首先是绿色科技创新,要有清洁生产技术,要找到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关键是怎么发现充足的可利用的清洁能源。对此,美国的杰里米·里夫金有很乐观的预期,他认为,将来绿色能源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一个建筑物都可以发电。一个国家可以造一个巨大的智能电网,每一个建筑物都与智能电网相通,自己发电有余就向电网输出,不足就向电网取用^{[4](P27-68)}。他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另外,低碳技术和循环利用技术也非常重要。如果有这方面技术,那么困扰我们很久的垃圾围城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城市垃圾就相当于一个城市矿山,里面有大量的资源可供开发,但关键还是能源。有能源就可以循环利用城市矿山。如果能源是不清洁的,那么在利用城市矿山时就又会造进一步的污染。生态技术也非常重要。有人认为可以搞立体农业。农作物的生长不在田野里,而在一个巨大的工厂里,适于作物生长的湿度、气温、肥料等完全由智能控制。这同样需要清洁能源。有人反对这种农业而主张发展生态农业。中国科学院的蒋高明是生态农业的一位重要实践者。他一直在论证,生态农业的产量一点也不比现代农业的产量低。

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构。在这一方面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系统的部署。值得探讨的是怎么制定这个制度体系?是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呢,还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警惕“极左”思想的复活。中国共产党目前前提的口号比较全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5](P60)},断定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西方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环境问题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的办法无非是把外部性内部化。企业排污是免费的,污染造成的危害不计入其产品成本,把整个环境当成一个免费的排污场所,污染的后果让全社会来承担,这就是外部性。经济学家提出的办法是把污染成本计入企业产品的成本之中,让企业自己承担排污费用,从而不能无偿地排放。他们认为只要有这样的立法,再培育起污染权交易市场——每个企业都拥有特定数量的排放权,排放权有剩余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买,排放权不够用可以购买——企业家会自己想办法节能减排^{[6](P169-188)}。当然,排放权交易与一般商品买卖不一样,必须有政府介入才能形成排污权交易市场。

我们既不能舍弃市场,又不能过度崇拜市场。张维迎等人对市场崇拜过度了,他们把“市场逻辑”概括为“以让别人幸福的方式使自己获得幸福”,或“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7]。这么好的逻辑运行了三十多年为什么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多的问题呢?他们可能会把责任推给中国现行的制度,认为中国没有搞真正的市场经济。其实没有哪一个现实中的制度是纯粹的。学者们谈的制度都是概念,任何概念都是一个价值目标,“市场经济”概念也一样,它凸显自由买卖、自由交易。概念应用于实践都会走样。对市场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必须明白,如果它不受限制,就会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把所有的坏事都归于政府是不合适的。市场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讲市场没有责任就是在讲企业家、商人、消费者没有责任,责任全是官员的。这显然不对。出现了今天这样的状况(社会腐败、环境污染等),每个人都有责任,官员肯定有责任,企业家、商人和普通消费者都同样有责任。当然,职务、角色不同,责任也不同。

市场万能论是不对的,完全否认市场经济则是很可怕的。这一点弗里德曼说得非常好:如果剥夺了人们的经济自由,那么他们的政治自由也会随之被剥夺。换言之,“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一

个不可缺少的手段”^{[8](P9)}。为正确理解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我们既需要吸取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合理思想，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辩证地理解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必须承认个人是具有不可还原的独特性的，每个人总有与别人不同的经历、偏好和思想。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不同层级的共同体之中的。个人不是绝对独立自主的，总是能够且必须与他人分享某些共同价值和共同思想的。不同个人既然生活在同一个共同体中，就必须遵循维系这个共同体的必要规范（抑或规则）。个人不仅生活在社会（即由人构成的共同体）之中，还生活在利奥波德所说的大地共同体之中，即生活在生态系统和地球生物圈中。个人不仅应对他人和社会负责，还应对非人动植物和生态系统负责^{[9](P281)}。

正确理解了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明白，既不能拒斥市场，又必须限制市场，才能明白，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既要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又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简言之，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绿色科技创新，一是制度体系创新。

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则是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有了绿色技术人们可以不用，如今已有不少绿色技术，但是未被广泛使用。很多企业买来了先进的排污设备，但并非每天都在运行，相关部门来检查时才运行一下。可见，有了绿色技术人们也可能不用。另外，有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周密制度人们也可能不遵守，中国的环境保护法长期未得到严格执行就是明证^①。原因何在？因为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人们还没有理解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绿色发展。人们观念的转变才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根本。如果 13 亿人口中真正具有绿色观念、环保观念、节能减排观念和生态文明观念的人越来越多并进入不同级别的领导岗位，那么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就会很快见效。

三、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障碍

从哲学上看，阻碍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根本的思想障碍就是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

科技万能论者认为，人类遭遇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来解决，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尤其相信这个教条。他们认为，不必担心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一类的问题，有足够多的钱刺激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不断创新，就既能找到各种替代资源，又能找到保护环境的办法。巴西著名环保主义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何塞·卢岑贝格说，经济学家们“好像认为技术是一个装满水果和鲜花的、无穷大的牛角（神话中的牛角）”。有两位美国生态学家指出，“今天所谓的‘经济增长’，破坏了地球上生命赖以生存的系统，减弱了地球对于未来人类生存的承载能力”。普尔丢大学的农业经济系教授罗伯特·汤普森却反驳道：“这种思维方式忽略了一个基本因素，就是未来的技术将会产生出无穷无尽的产品。”^{[10](P74)} 经济学家也往往是金钱万能论者。卢岑贝格曾试图向一位经济学家解释，人所能做到的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问这位经济学家，如果科学家不能发明经济学家所需要的技术，经济学家会怎么做？这位经济学家说：我会付给科学家双倍的薪水^{[10](P74)} 简言之，科技万能论者认为，有金钱激励科技工作者创新，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2008 年以后我国开始进入消费社会，消费主义开始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默许甚至鼓励，由那时出台的各项政策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政府出台各项政策鼓励人们（包括农民）买他们未必需要的东西，政府提供贷款。也就在这前后，私人轿车越来越多。轿车消费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标志，意味着中国人开始真正享受现代化成果，享受物质创造的成果。30 多年前中国人根本不敢想象普通家庭有轿车。北京据说有 500 万辆汽车，每天上路的可能有 200 万辆，对环境造成很大压

^① 当然，2015 年新环境保护法施行以来，中国大大加强了环保执法的力度。

力。但是,若让人们放弃开车,对许多人来讲就仿佛回到解放前。国人开始尝到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甜头,但同时也尝到了苦头,即严重的环境污染。今天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割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但他们希望能消除“大量排放”。在科技万能论者看来这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可以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但将来不会产生“大量排放”了,因为我们有新科技。科技万能论者认为,无论人类多么贪婪,科技创新都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科技甚至能使人长生不老。其实,科技只能保证人类通过生产去满足不违背自然规律的需要,而不能满足人类无限膨胀的贪欲。从物理学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必然导致大量排放,认为科技可一边支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一边消除大量排放,无异于相信可以制造出永动机。

科学和技术都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科学、技术始终是人类文明的内在维度。我们要注意区分两个层次的问题。当我们讨论科技万能论时,讲的是哲学层次的问题,这是关于科学的根本性或一般性问题。这与哲学上的独断理性主义密切相关,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思想密切相关;当我们说必须使用绿色科技来解决污染问题和保护环境时,我们是在谈对象层次的问题,即具体实践问题。科技万能论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科技。绿色科技是一种科技,航天科技则是另一种科技。

我们要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科技:一种是迄今为止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科技,它是以追求征服力扩张为根本目标的科技。大家可以去读著名物理学家温伯格的《终极理论之梦》,他认为,物理学应追求终极理论,即对终极自然定律的揭示,这也是爱因斯坦的理想。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揭示自然的所有奥秘,用有限个甚至很少几个基本定律去说明万事万物(但霍金已经放弃了这个目标)。温伯格在他的书中写道:如果我们发现了自然的终极定律,我们就有了在宇宙中为所欲为的本领^{[11](P242)}。这种科学支持的技术就是追求越来越强大的征服力的技术,如移山填海、上天入地的技术。这种科学和这种技术合起来可被称作征服性科技。这种科技又确实支持作为一种信仰的科技万能论。有了这种信仰,你就相信:我们今天还上不了火星,将来总可以登上;现在我们走不出太阳系,将来总可以。建设生态文明所亟需的科技不是这种科技,而是谦逊的科学、绿色的技术,具体来讲就是生态学、环境科学、复杂性科学等,以及清洁生产技术、绿色能源技术、循环经济技术等,它们的目标是保护地球的健康,确保人类安全和促进人类福祉,而不再是继续扩张我们的征服力。

征服自然的科技创新与人类贪欲会相互激励,二者的互相激励说到底就是不受限制的市场与不受限制的科技的互相激励,这种互相激励会把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所以,遏制人类贪欲是走向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霍金曾说:“我最想纠正的人类缺陷就是侵略性或进攻性”。进攻性就源自人类的贪婪。霍金说,在穴居时代进攻性代表着人类的生存优势,因为有侵略性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占领更多的领土,得到更多的性伴侣,但是,今天侵略性已构成可能毁灭全人类的威胁。霍金认为,我们都需要一次当头棒喝,这是指道德、精神领域内的当头棒喝。这意味着人类发展方向要有一次根本的改变。莫言说,人类的欲望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但凡事总有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理,也是自然规律。

《中庸》告诉我们,做事要适度,把握适当的度是最重要的,过分和不及都不好,这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西方思维方式根本不同。人们可以用数学限定最大化的边界。但追求最大化的思维方式很容易让人在财富追求方面趋于无限。主流经济学家很少讲人类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应适可而止,只有生态经济学家才会讲这种话。在这一点上,《中庸》和生态学恰好有一个契合之处,那就是都强调适度,而不激励追求最大化。

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度是可由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加以界定的。一个地区可以办多少工厂?一条河流可以排入多少污水?生态学、环境科学能够计算出限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不能再增加工厂了。一个城市可以容纳多少汽车也是可以计算的,所以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对私家车必须限行、限购。许多人想买车,但长时间摇不到号,只能干瞪眼,抗议也没用。从人权角度看,这是政府限制了个人的权利。凭什么不

让我开车？凭什么限制我买车？就因为北京市的汽车容纳量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严格地按照生态学的规律去制定各种政策、法律，包括环保法，并且严格执行，那么我们的环境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对个人消费也同样采用符合生态学规律的限定，这样，个人消费的度也就是明确的。

科技万能论的哲学表述是独断理性主义，其要点有二：一是知识统一论；一是完全可知论。现代哲学和科学已经充分证明这两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和普利高津的《确定性的终结》都包含对独断理性主义的反驳。如果我们把自然理解为“存在之大全”，那么人类知识就永远也无法穷尽自然的奥秘。大全是存在之全体，万物之总和。如果我们同时把自然理解为老子讲的“道”，则自然也是万物之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把中间步骤去掉，就可以得出：“道生万物”。万物源于道，且复归于道，亦即万物皆源于自然，亦复归于自然。或说万物在自然中生灭不已。

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一切都来源于自然，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恩格斯甚至论述过，人类社会最终也是要消亡的，当然，人类消亡以后，又必然会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再产生出来。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理解自然，那么普利高津的一句话就是非常重要的。普利高津继承了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即“大自然是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另外，赫拉克利特还有说：“大自然喜欢隐藏自己”。普利高津的那句话是：“大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大自然中的可能性比它的现实性更加丰富。”^{[12](P72)}如果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意识到人类之所知相对于自然所隐藏的奥秘，永远都只是沧海一粟。不管科学如何进步，知识如何爆炸，人类所知道的与大自然所隐藏的相比都是沧海一粟。可见，在知识论方面我们必须放弃完全可知论，接受谦逊的理性主义，承认大自然是永远捉摸不透的，大自然对我们是有所隐藏和保留的。

由于独断理性主义的盛行，当代人已失去天命意识，可以说已无法无天。人们相信人定胜天，认为不存在比人更高的存在者，不存在任何可以惩罚人类集体（正趋于全球联合的类）的力量。这实际上是错误的。你只要能够认识到大自然具有创造性的，那你就应该承认大自然永远都隐藏着无限的奥秘，人类集体（或多数人）所做的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这样，你就能明白永远都存在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力量，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这样，我们就能重新回归自然，重新体认天命，也就是以敬畏自然的心态去服从自然规律。这是一种对大自然所隐藏的无穷奥秘的敬畏，而根本不同于对神灵的敬畏。有了这种敬畏，我们就会在可知的范围内小心谨慎地运用知识，以谋求文明的发展，即谋求绿色发展。

批判完全可知论绝不等于鼓吹不可知论。人类当然有知识，人类知识当然在进步，但人类知识永远是服务于特定价值追求的知识。它能够有效帮助我们实现特定的现实目标，但不能支持我们无止境地征服自然，不能支持我们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更不可能逼近真理大全。我们可以坚持可知论，但绝不是完全可知论。我们仍然可以相信科技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可以为人类带来福祉。但是，这有个前提——科技不再服务于贪欲，却服务于智慧。

建设生态文明的另一个思想障碍是物质主义。物质主义就是世界观上的物理主义和价值观上的俗世主义。物理主义世界观倾向于认为，只有物质才是真实的，一切精神价值都是虚幻的，没有什么精神实在，万物都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古希腊斯多葛学派所讲的宇宙的整体和谐，基督教讲的上帝，儒家所讲的天命，老子所讲的道，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共产主义，统统都是虚幻的。只有基本粒子等物理实体才是真实的。所以有一个生物学家在 DNA 发现以后，就直接把人定义为 DNA，人就是 180 厘米长的 DNA^{[13](P68-69)}。人的本质就是 DNA，因为 DNA 可以进一步还原为物理实在。这就是物理主义的世界观。法国哲学家吕克·费希阐释了作为价值观的物质主义问世的进步作用。他把尼采的哲学阐释成一种最为彻底的物质主义，因为它完全肯定了现实，肯定了俗世，让我们热

爱命运,完全否认了任何超越的目标,否定了上帝和天国,同时也否定了一切乌托邦。在尼采看来,“超验价值永远是我们与现实之间相和解的屏障,它阻碍我们像古希腊圣贤那样安然于当下,同时,碍于这些超验价值,通向‘命定之爱’的道路也难以疏通。‘命定之爱’并不是听天由命之爱,而是当下之爱、现实之爱、与天国相对立的尘世之爱”^{[14](P342)}。

物质主义的要害体现于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物质主义认为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幸福就在于此世的成功和享受,在于权力意志的不断扩张。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把人生的意义概括为赚钱和花钱,人生就两部分,工作和休闲,或赚钱和消费,抑或生产和消费。工作在职场,休闲在私人空间或消费领域,工作就是赚钱,休闲就是花钱。人生的要义就在于此。“现代资本主义的疯狂意志如同尼采的权力意志,除了想要资本的自我繁殖之外,其他的都难入其眼。”^[14]天津一富翁为什么要用上千万崭新的多国货币给女儿做陪嫁?无非在炫耀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自己的一生是有价值的,是幸福的,是有意义的。他用崭新的、数额巨大的货币标识自己的人生意义、价值和幸福。

现代媒体和制度都在激励人们创新。人们认为最重要的创新是哪些创新?说到底能够创造物质财富的创新?或者是有利于物质财富增长的创新。主要是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营销创新特别受重视,生意人如果不懂得创新就肯定赚不了钱。但是,今天的制度和媒体已经不再激励“日新又日新”的人格日新了。在这种情况下,物质主义就会使我们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恶性循环里不能自拔。

其实,人生幸福不依赖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这一点中国古人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孔夫子赞赏颜回能做到贫而乐。周敦颐在教导二程时,常让他们去寻孔颜之乐。周敦颐讲,人人都爱富贵,颜回为什么不爱呢?答案就是:世界上有比富贵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15](P32-33)},颜回发现了比富贵更重要的东西。当然,颜回的贫肯定没到没饭吃、没衣穿的地步。幸福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饥寒交迫肯定不幸福,然而,一个自强不息的人不难解决衣食问题,不难找到一个饭碗。幸福不幸福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境界和智慧。这三个东西都不是身外之物,都只能是自己的东西。如果你有良好的心态,自然会幸福。反过来,如果你嫉妒心特别重,见不得邻居、同事过得比你,那你永远都不会幸福。如果你再有境界和智慧,那就更幸福。

超越物质主义的路径非常多。佛教、儒家、道家各有各的法门。基督教本来是比较抗拒生态学的,林怀特有一篇文章讲,整个世界的环境污染都与基督教有关,认为全球性生态破坏的总根源就是基督教。今天有很多基督教思想家在改造神学,要把神学绿化。绿化的基督教同样能够为人们指出真正的超越物质主义的路径。路径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儒家修身的方法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超越物质主义的途径,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就是圣人的境界。如果你把天人合一境界当作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那么你定然已超越物质主义。当然,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任何一种既定的教条,最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学问思辨行去探讨自己的超越物质主义的路径。

科技万能论与物质主义是内在相关、互相支持的。科技万能论支持物质主义,物质主义也在本体论上支持科技万能论。二者一致地激励人们永不知足地追求身外之物。实际上追求幸福的最可靠的途径恰恰不是一味地外向搜求,即永不知足地追求身外之物。内向超越、“反求诸己”是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都非常重视的超越路径。当然,你不能自欺欺人,你必须自强不息,必须在社会中承担你的社会责任,有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始终注意保持自己的健康心态,并且始终追求越来越高的境界,他肯定能够获得幸福。如果很多人有这种追求,那么我们的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就大有希望。反过来,超越不了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绿色发展,就不可能成功地建设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 [1]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我们共同的未来[M]. 王之佳,柯金良,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 [2] Richard, S. China's communist-capitalist ecological apocalypse[J].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2015, (71).
- [3] 霍艳丽, 刘彤. 生态经济建设: 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J]. *企业经济*, 2011, (10).
- [4] [美] 杰里米·里夫金. 第三次工业革命[M]. 张体伟, 孙豫宁,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 [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4.
- [6] [美] 詹姆斯·L·多蒂, 德威特·R·李. 市场经济: 大师们的思考[M]. 林季红, 等,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 [7] 张维迎. 市场制度最道德[N]. 南方周末. 2011-7-14(F31).
- [8] [美] 米尔顿·弗里德曼.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张瑞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9] 阿尔多·李奥帕德. 沙郡年记[M]. 吴美真,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10] [巴西] 何塞·卢岑贝格. 自然不可改良[M]. 黄凤祝,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11] Weinberg, S.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cientist's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Laws of Nature*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1993.
- [12] Prigogine, I. *The End of Certainty: Time, Chaos, 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7.
- [13] [德] 库尔特·拜尔茨. 基因伦理学[M]. 马怀琪,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14] [法] 吕克·费希, 克劳德·卡佩里耶. 最美的哲学史[M]. 胡扬,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 [15] 周敦颐. 周敦颐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Key to and Fundamentals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U Feng

Abstract: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ocess is essentially the process of gradually introducing market economy which has brough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 But the development of recent 30 years i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heavy pollution and low benefit, which is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must take the green development path. Green development 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al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ust be beyo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terial wealth growth.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physics, the growth of material wealth must be limited. The key to gree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fundamentals of which are the transition of the thoughts and ideas. The key of the key is to develop as much clean energy as possib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we can neither deny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market nor exaggerate the role of the market. The fundamental thought obstacle to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materialism and the view of omnipot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f we don't change ideas, we won't actively use green technology when we have the technology and we won't consciously abide b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when we have the system. Only when we surpass materialism and the view of omnipot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we truly set up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further can we have re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view of omnipot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terialism

(责任编辑 孙 洁)